责任编辑:王贵卿 联系电话:59964317 E-mail:wangguiqing@sinopec.com 审 校:张贺霞 版式设计:王 强

石化漫忆

被海风吹过的夏天

尹希东

那年的夏天,我所在的胜利油田作业队,接到抢修几口停产井的任务。停产井位于渤海滩,海边的夏天虽然有风,但是海滩岸边陆地上的温度很高。

这里没有绿色,只有一片片白花花、泛着盐渍的碱滩,经地面反射后,空气中的温度更高。值班房有一个温度计,红杠杠老是在50摄氏度上下移动。在这样的地方,就像焐在烤箱里一般,别说是干活儿,就是站上一会儿,汗珠子就哗哗往下流,好像洗桑拿。

30多年前的作业队,条件有限,既没有空调、风扇,也没有发布高温预报的信息条件和超过36摄氏度就停止施工的规定。有活儿,就风风火火地干,哪怕再热也要忍受、坚持。面对艰苦,为油而战早已成为习惯,这点热又能算得了什么。

队长一声令下,班长跳上通井机,随着通井机一声轰鸣,我们一班人马各就各位,一丝不苟地干了起来。有的站在井口上起下油管,有的抡管钳,有的拖油管,隆隆的机声,把寂静的海滩搅得充满了动感,海鸥不停地在四周翻飞、鸣叫。

红工衣被汗水湿透,班长把通井机熄了火,从驾驶室里跳了下来,招呼:“弟兄们,走,到海里凉快去!”我们放下手中的工作,一路小跑起来,来到海边,一个个迫不及待地跳了下去。因为是海滩的一个拐弯处,风浪小,细碎的波浪推着我们起起伏伏,有的只露着头,有的闭着眼扎个猛子,有的仰着身子随意漂流,望着蓝天上无数的海鸟嬉戏,十分惬意。

“弟兄们上来啦,干活儿了!”班长又一声喊。大家有些不情愿地从海水里爬了上来,却浑身舒服、轻松。凉快是凉快了,可一到岸上,身上挂着的海水干了后,被毒辣的紫外线一晒,生疼生疼,过不了几天,那些裸露的肌肤就能脱掉一层皮,被汗水一浸,钻心疼。

泡完了海水澡,我们依旧风风火火地干活儿。热极了,依旧跳进海里洗澡。相对白天,我们更喜欢晚上施工,虽然有蚊虫的侵扰,但海风吹得凉快。有些活儿,就要在晚上抢进度,通井机的轰鸣一夜不止,常常干到天亮。

那样的夏天,我们盼着来一场大雨、甚至暴雨,就可以站在海滩上痛痛快快地淋个“落汤鸡”,也是一种惬意。但雨后的泥泞,会影响施工进度,送工具、送油管的保障车辆进不来,我们要走很远的路,人抬肩扛,与泥泞较劲的滋味不好受,汗水流得更多,热得我们更难受。

就这样,在边流汗边劳动的夏天,我们施工完成一口又一口油井、水井,完成一次又一次保油上产的任务。

朝阳随笔

相聚与别离

赵敏捷

由于石油工作的特殊性,从湖北江汉到山东清河,从山东清河再到重庆涪陵,10多年来,我跟家人经历了无数的相聚和别离。

女儿12岁时,我去山东会战,在清河最偏远的北区工作站工作,第一年暑假女儿来清河探亲,度过了一个快乐的假期。可能她觉得跟着爸爸妈妈在一起的生活才是完整的吧,所以执意要留在山东上学。因为北区地处偏远,上学很不方便,我们做了很长时间的思想工作,她才不情愿地回江汉上学。离别之际,想着日后和年幼的女儿聚少离多的生活,我强忍着泪水跟女儿挥手告别。

10多年过去了,当初哭闹着不肯离开,非要留在我们身边的小女孩如今已经长大成人,去了更远的城市上大学、读研,在情感上早已不再依赖我们。这么多年与父母天各一方的生活已经让她变得越来越坚强和独立,把与父母家人的离别看成了生活的常态。

每当女儿推着行李箱走进车站时,看着她渐行渐远的背影,我再也没有当年的那种万般不舍。因为女儿已经长大了,知道自己要前行的方向和目标。

2020年武汉发生疫情,我在江汉休了三个月假期,这也是我人生中最长的一个假期。在这三个月里,我陪母亲种菜、聊天,陪她看病买东西。由于油田各小区封闭,老年人又是感染的高危人群,所以父母也不敢随便出门,可是柴米油盐的生活还得继续。我是小区志愿者,每天给社区的老人买米买菜买药再送到家里去。母亲放心不下菜地,我就到菜地去摘菜、拔草。

我在外会战10多年,每次回来离开,母亲习以为常,就像我以前每天从家到单位上下班一样。每次要离开前,母亲只是问我需不需要带什么东西。我说不需要,她就忙自己的事去了。

唯独那一次,母亲反复问我什么时候走。我说,虽然疫情过了也要等单位通知。再次问我时,我说后天就走。母亲说:“怎么这么快?”说着说着,她声音哽咽,侧脸用衣袖擦了一下眼睛。经历了无数坎坷岁月、性格刚强的母亲居然第一次为了我的离开而流泪了。

母亲流泪是对子女的不舍,一如我当年和女儿分别时的心情。我们一路成长一路奔跑不停,在不断的相聚和别离中,孩子在不断长大,父母在日渐变老。谁也无法抵抗时间流逝的脚步,唯有珍惜当下,和亲情相拥。

诗 歌

炼塔之夏

李旭生

吻别春的旖旎
迎来夏的情长
滚烫了绿叶的是阳光
追逐季节生长的
是铺满爱的工厂
比繁花更美的是青春
比油花更热的是梦想

夏天是一种语言
直白而坦荡
把这夏之语说给炼塔
如同倾诉忠诚与信仰
把这夏之语交付炼塔
好像合奏华丽的乐章

这夏之语有石油的浓烈
这夏之语有铁人的柔肠
我是抚摸炼塔
初夏的风儿
每一步都散发芬芳
我是中原大地的麦穗
尽情饱满着
为了秋收冬藏

散 文

阳光照耀的地方

饶 艳

五月,阳光灿烂,风也温热。洛阳石化检修现场,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挂着汗珠。

平台上的阳光,照耀在检修工人的脸上。在炼油一部50米高的沉降器平台上,山东汉子吴志伟皮肤黝黑,笑声爽朗。他说自己长年在外施工,到过新疆、内蒙古等企业,参加装置建设和检修,早已习惯了各处阳光的味道。只是没想到,刚立夏,中原的阳光就这么热情。平台上的温度,足足35摄氏度,管线、设备,摸着竟然有些烫手。这几天,沉降器回装,他和同事每天在现场的时间超过10小时。站在50米高的平台上,没什么能够遮挡视线,能看到很远。他说,自己常望着家的方向,想起在淄博奋战高考的儿子。

塔顶的阳光,照耀在检修工人的脸上。这是芳烃部吸附塔检修现场。对于安全工程师孙雅来说,每天上吸附塔巡检是她的工作。她说,今年是自己上班的第8个年头,还记得上班第一天,跟着师傅来到吸附塔巡检时,抬眼望着10层楼高的塔,有些腿软。等她硬着头皮爬上去,站在塔上望向厂区,看见银色炼塔在阳光下发出耀眼光芒,一下子闪耀到了她心底。检修20天,每天奔波在现场,因对紫外线过敏,脸上长了红疹子。说这话时,她的眼睛蒙上了一层薄雾,旋即又莞尔道,检修结束,去医院看看,不能这么做个“红脸女”。

透过窗户的阳光,照耀在检修工人的脸上。110千伏新发变电站调试现场,室内虽无阳光直射,却异常闷热,他的衣服上汗渍斑驳。新发变电站是企业供电系统的一次大变革,“确保供电系统安稳运行”是首席技师陈斌和团队的承诺。完成任务的时间不足4个月。接手该项任务时,很多设计图纸还没出来,可时间不等人,面对难题,他带领团队,自行前期接线,并适时与设计方做好对接,确保万无一失。自2月份起,他和团队便开启了争分夺秒的赛跑模式,忘记吃饭时间是常有的事儿。泡一碗面,蹲在新变电站外的场地上,几个人就着阳光吃得倍儿香。

阳光照耀的每一个检修角落,都能看到、听到一个个耐人寻味的故事。

阳光照耀的检修现场,吊车林立、焊花飞溅、器具碰撞声此起彼伏,一曲劳动的赞歌交织奏响。这是希望的声音,是再创辉煌的声音。这个灿烂的夏天,让人感受到踔厉奋发、笃行不怠的力量。

散 文

炼塔人生

吴文奇

在这个初夏之夜,我又一次站在了这片炼塔之下。

一眨眼的时间,黄河岸畔的这座炼油厂已在风云之中度过了四十多个春秋。我和工友一直把这里的炼塔当作一位有灵魂的工人,彼此见证成长。

十里炼厂拔地起,横空出世一座城。四十多年来,企业不断超越自我,从几百名工人增加到上万名工人,从一个装置扩充到成排连片的装置,从单一的炼油企业发展成为中原地区最大的石化基地。

四十多年来,洛阳石化的几代员工守望着这片炼塔,在这炼塔下奉献着宝贵年华和辛勤汗水。而我,在企业的发展壮大中,也逐渐成长为一名老员工。身边的工友有退休的,也有刚参加工作的,黄河之水温柔浸润着这高高的炼塔,黄河之风温暖沐浴着这来来往往的人们。

抬头注目炼塔,在星光与心跳的序曲中,我能感受到塔壁上的那块钢板就是自己的肌肤,管道上的那颗螺丝钉就是自己的眼睛。尽管夜已深沉,但在机泵的“嗡嗡”声中,我觉得炼塔和我一样清醒振奋。

岁月将这炼塔和管道,蹉跎成了一首首只有自己才懂的歌。如果说故乡是游子乡愁的原点,在暮秋氤氲和袅袅炊烟里,乡愁才能得以静放;那么,这炼塔和工厂,就是我们这些石化人心灵的家园。在钢铁铿锵和机泵轰鸣中,心灵才能得以寄托。多少工友,青春年少就到了工厂,劳碌半生,满身雕刻着企业的印痕。他们在工厂学习、成长,在工厂中老去……工人的一生,灵魂中流淌的都是工厂的血液。

我从学生时代对炼化企业的好奇,到追随老班长成为一名石化青年,到现在已成为有三十多年工龄的老员工,时代越是快速发展,记忆就越发显得历久弥新。钢筋、铁板、工作服、安全帽、电焊耀眼的弧光、机泵长久的低鸣、仪表不断的闪烁……这些特有的工厂符号,和那些普普通通的工友,以及平平凡凡的工作,如朝阳喷薄之中惠畅的和风,伴随着我的每时每刻。

一夜无眠中,晨曦已至。我努力回味着人生的夏花之绚烂,再次抬头眺望那座发出金属光芒的炼塔。

诗 歌

忙碌的化验女工

水之清

在污水处理车间
暖风轻轻一吹
办公楼前那池水就起了涟漪
这水从处理过的污水罐中流出
化验女工如采荇菜般
从诗经里娉婷走来
微笑不言

碧水激荷
映照化验女工美丽的脸庞
蛙沉默,红鲤忘记了游移
读关雎的君子
不再读出,诗的下一句

初夏里
忙碌的化验女工在池边拂过
映着荷的草裙
就如同荇菜般
翠绿

翠鸟 朱大鹏 摄

散 文

他们奋斗的姿态

吴翠莲

做施工企业记者多年,见识了许多拼搏奋进的姿态,尤其是在镇海基地项目采访的许多场景让我不能忘怀。采访在2021年火热的夏季,时逢项目施工高峰期。

那日,我走进十建公司施工的乙烯装置区,那些熟悉的塔器、钢结构、管道,那铿锵的工地交响乐,到处弥漫着时间紧、任务重的气氛。

在号称装置龙头的裂解炉下,一字排开的9台裂解炉,被一字排列的十几台吊车簇拥。见过吊车林立的场面,但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吊车“并肩战斗”的样子。看着吊车起起落落,看着在这个钢铁世界里以不同姿态拼搏的建设者,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前一天晚上,十建公司镇海工程项目部经理李印中说的那句话:“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这句话被工程建设者沿用了很多年。它有时从现场施工经理的对讲机里飞出,有时在起重工师傅的指挥旗上飘扬,有时又伏在工程技术人员伏案的背影里……它不仅早已融进石化建设者的血液,而且成为重要的基因组成。铁人王进喜在上个世纪50年代攻坚破难的“利器”,就像一根接力棒传到了这里。

镇海基地项目120万吨乙烯装置原计划2021年底建成中交。2020年7月,集团公司做出2021年6月30日建成中交的决定。工期提前半年,承建主装置的十建公司面对的压力和工程量前所未有。

李印中是十建公司项目经理中的后起之秀,中交提前半年的新要求让他心里没底:“没有退路,只能前行!”

精打细算、争分夺秒和夜以继日通常是他们为自己争取时间的好方法。把“人力、机具、材料、办法、环境”这些施工必备的要素拆开、揉碎,再拆开、再揉碎,从每个要素中挤时间、挖潜力,直到排出让所有人、所有工机具发挥最大工效,让所有工序实现最短衔接的施工计划。日夜兼程的编排,让乙烯装置建设在策划阶段就充满火药味儿。李印中说,单单一个裂解炉的施工就策划了10遍,在后期的不断完善中,看着那些大大小小的控制点,很多人烦躁、如坐针毡。心烦到坐不住的时候,他就走出现场办公室,在夜幕下的工地上走走,看看不远处把天空照亮的第一套百万吨乙烯老装置。有时也会和女儿视频,听听女儿那可以疗伤的天籁之音。

绞尽脑汁的痛苦,为裂解炉的施工换来了新方法。把9台裂解炉分解成288个模块;把大大小小一万多次吊装分解给28台吊车……裂解炉还没开工,安装过程就已经像动画片一样在他们脑海里放映了10遍。

裂解炉施工经理张伟是牵制裂解炉“牛鼻子”的人。这个为乙烯裂解炉瘦了8公斤的小伙儿,2021年的大年初四返回施工现场,直到现在从没离开。他聊起和同事在镇海基地项目长达7个月的“白加黑”“五加二”。这个可爱的90后,在讲述自己和同事的拼搏经历时,竟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可当谈起镇海基地今后的发展时,他又豪迈地说:“满怀希望就会所向披靡,未来可期,人生值得!”

站在镇海基地项目1号裂解炉58米平台上,我的目光随海风一起穿越层峦叠嶂般的塔林、管廊,来到镇海100万吨乙烯装置。12年前,十建人曾在这里用智慧和汗水建造了镇海炼化公司的第一套百万吨乙烯。

最近三年,我有幸采访了中科炼化、古雷炼化和镇海基地三大项目。在任何一个施工现场,十建公司建设者奋斗的姿态都一样。他们手握“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根接力棒在钢铁世界里奔跑的样子,让铁人的基因代代相传。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吉市口路9号 ●邮 编:100020 ●电 话:□总编室:59963392 □报刊发行:59963206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东工商广字0239号 ●印 刷:工人日报社印刷厂 ●报 价:□每月16.50元 □零售每份0.80元